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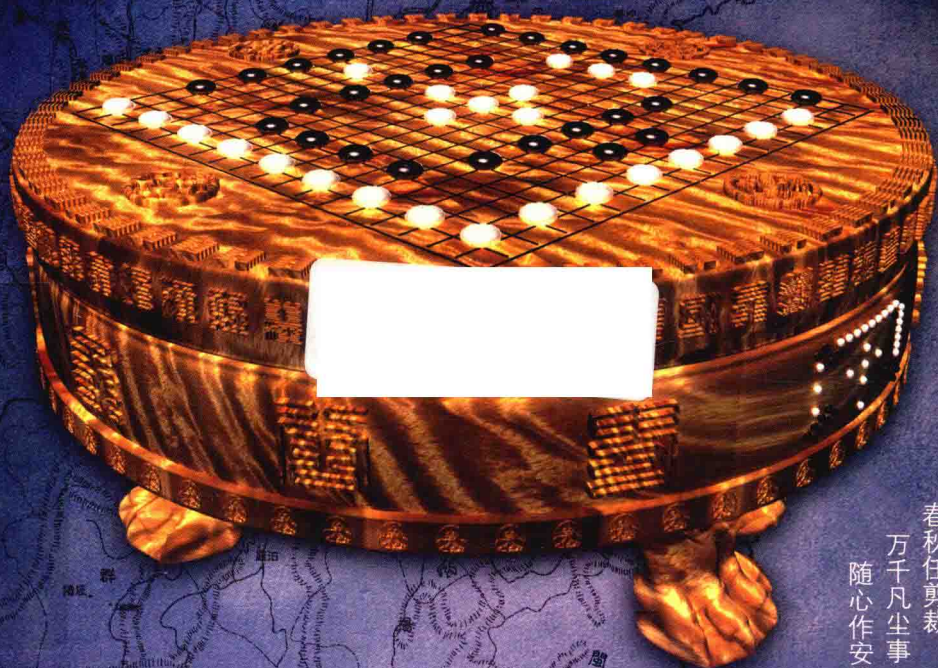
讲述纵横家、阴阳家、命相家、兵家、道家的祖师爷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！

再现百家诸子各展所学、激荡列国、纵横天下、探求乱世治理方案的精彩进程！

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

独立寒川上

春秋任剪裁

万千凡尘事

随心作安排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4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谷子的局：全十卷 / 寒川子著. —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
2018.7
ISBN 978-7-5702-0475-5

I. ①鬼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6284号

鬼谷子的局：全十卷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MM末末美书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助理编辑 | 赵晨阳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版权代理 | 何红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特约编辑 | 公孙无知

封面插图 | 李茂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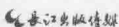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天津盛辉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680毫米 × 990毫米 1/16

印张 | 194

版次 | 2018年7月第1版

印次 |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890千字

印数 | 8500

定价 | 498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-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031 章 | 悯天下鬼谷收徒 争上风张庞斗法 | / 001 |
| 第 032 章 | 报前怨陈轸设套 觅退路商鞅求和 | / 029 |
| 第 033 章 | 诳阵法张仪戏庞 示道心玉蝉脱衣 | / 057 |
| 第 034 章 | 黑气西杀孝公危 多方角力秦宫乱 | / 093 |
| 第 035 章 | 取石匣嬴驷即位 闹嫌隙商君出奔 | / 123 |
| 第 036 章 | 求自保商君结楚 为新法嬴驷探监 | / 159 |
| 第 037 章 | 惠文公一石三鸟 甘太师为国死义 | / 197 |
| 第 038 章 | 魏惠王石潭求鲲 三英才炫技逐相 | / 229 |
| 第 039 章 | 二公子魏宫搅局 公孙衍失意赴秦 | / 263 |
| 第 040 章 | 议商君四子施辩 用机心庞涓失算 | / 295 |

第 031 章 | 悯天下鬼谷收徒 争上风张庞斗法

鬼谷草堂里布置一新，气场庄严。墙上悬挂着一张巨大的阴阳八卦图，几案上并列摆放着先圣轩辕帝、周文王、老子及先师关尹子四个牌位，牌位下面是个青铜香鼎。

鬼谷子端坐于席。

外面传来几人回谷的脚步声。

玉蝉儿走进，轻声道：“先生，他们回来了！”

“掌灯。”

依鬼谷子嘱托，玉蝉儿在八个方位点起八根松明子，将草堂照得如同白昼。

玉蝉儿巡视一遍，见一切就绪，便退出来，跪在门外。

四子回到草舍，童子吩咐道：“你们换身干净衣服，梳洗一下，一刻钟后到草堂来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张仪追前一步，扯住童子：“嘻嘻，小师兄，这已经回谷了，总该透个风吧？”

“唉，”童子轻叹一声，“师兄本来想给你们一个惊喜，岂料……”瞄向四人，夸张地摇头。

张仪急问：“是何惊喜？”

“好吧，”童子道，“你一定要问，就到你的屋子里说吧。掌灯！”说着走向张仪房间。

张仪以为童子只讲给他一个人，得意地瞟庞涓一眼，进屋掌灯。庞涓急得跺脚。

童子听到声音，扭过身，看向三人：“来呀，都进来呀！”

庞涓急跟过来，苏秦、孙宾跟在后面。

张仪燃上灯，室内亮堂起来。

童子走到张仪的榻前，看向墙上的“品”字。

张仪几人也看上去。

童子看向张仪：“张仪，你写到第六个品字时，怎么不写了？”

张仪摸头皮，讪讪道：“我……呵呵，忘了。”

“你忘了，先生可是记着呢！到今日为止，你们刚好修满九十日，虽说没有做到心如止水，却也能暂时忘却某些事情，譬如这些品字。本师兄如实禀报了先生，先生认为你们诚心可嘉，决定收你们为徒了。你们收拾一下，这就前往草堂，行拜师礼！”童子伸出两根拇指，恢复孩童本色，“嘻嘻嘻，本师兄贺喜你们喽！”

许是幸福来得过于突然，四人尽皆怔了。

庞涓最先回过神，一把抱住童子，将他举起。

屋顶不高，童子的头碰到屋顶上，发出咚的一声，童子哎哟一声，叫起来。

庞涓忙不迭地放下童子，揉他的头。

孙宾、苏秦、张仪三人无不是热泪盈眶。

孙宾跪下，向童子叩首：“师兄在上，孙宾谢你了！”

苏秦、张仪、庞涓跟着一齐跪下，叩首：“师兄在上，我们谢你了！”

童子傻了。

见四人长叩不起，童子这才反应过来，亦忙跪下，泪水流出：“诸位公子，诸位大哥，你们……童子……承受不起呀！”

张仪过于激动，语不成句：“师兄，三个……月来，日日……夜夜，张仪……服了！张仪……认你这个师兄！”

“张仪，”童子哽咽道，“诸位大哥，你们高抬童子了！童子不过是遵师之命，仅此而已！师兄这个称呼也到今日为止，诸位请起，要拜，这就随童子去拜先生，先生早在等候了！”

四人起身，下溪水洗过，换过衣服，童子在前，苏秦、张仪、庞涓、孙宾依序跟后，神情庄严地走向草堂。

草堂的门虚掩着，门外跪着玉蝉儿。

童子吩咐四人跪在玉蝉儿身后，推门进去。

有顷，童子开门出来，候立于门口，一脸严肃。

正厅里，鬼谷子亲手燃起三炷香，插于牌位前的青铜香鼎里，跪地叩首，默默念叨：“弟子王栩叩拜先圣、先师，恳请先圣、先师垂听弟子告白！”连拜三拜，闭目祷告，“先圣、先师曾言，生死、兴亡、福祸、苦乐，凡此种种，皆为自然之道，非人力所能强制也，弟子深以为然。弟子数十年如一日守于鬼谷，视乱世于不见，观纷争于世外，日日修身养性，时时体味天道无常、世道变换，期待自觉自悟之境。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天下纷争日甚，百姓苦难日重，更有墨者屡屡进山论辩，苦劝弟子。弟子深知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收留四人当是贪念。但天地日月可鉴，弟子拳拳之心别无他求，只为早一日结束列国纷争，使世界清平，使苍生安居乐业，使天、地、人三道一脉贯通！弟子此举，若是不明不智，不自量力，乞请先圣见谅！蝉儿秉承其母汕儿，质纯性洁，智慧敏锐，与童子俱为天生道器，弟子亦留于此，一并收徒！”

鬼谷子祷毕，行再拜大礼，缓缓起身，于师位坐下，转对童子道：“小子，让他们进来吧！”

童子声音清脆，朗声道：“玉蝉儿、苏秦、张仪、孙宾、庞涓，先生有请！”

玉蝉儿在前，苏秦、张仪、孙宾、庞涓依序跟后，鱼贯而入。

童子率先跪下，五人跟着下跪。

六人叩拜，齐声道：“弟子叩见先生！”

鬼谷子轻咳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玉蝉儿、苏秦、张仪、孙宾、庞涓，你五人愿意跟从老朽，在此谷中修身悟道吗？”

五人俱拜道：“弟子愿意！”

“你等五人立意修道，愿心可嘉，老朽秉承天意，收留你等为徒，与童子并列弟子，今日即行师礼！”

五人再拜：“谢先生大恩！”

“你等六人可依入山时日排定次序。童子为大师兄，玉蝉儿次之，再次苏秦，再次张仪，再次孙宾，再次庞涓！”

六人齐声：“弟子谨遵师命！”

鬼谷子看向童子：“小子，你起来！”

童子起身，走到鬼谷子身边。

“参礼，你做司仪！”

童子朗声唱宣：“师妹，诸位师弟，拜师礼开始，一拜天道！”

鬼谷子缓缓起身，转过身来，面对阴阳八卦图跪下，三拜九叩。童子、玉蝉儿及苏秦四人紧跟先生，行三拜九叩大礼。

“二拜先圣、先师！”

鬼谷子与众弟子依次叩拜几案上的四个牌位。

“三拜恩师！”

鬼谷子起身，正襟危坐于牌位前面。

玉蝉儿等五人叩拜于鬼谷子面前，行三拜九叩大礼。

礼毕，童子看向五人，道：“玉蝉儿师妹，诸位师弟，请跟着我宣誓！”说完转对鬼谷子，举手过顶，朗声领誓，“先圣、先师在上，弟子愿投鬼谷先生门下，拜先生为师。自今日始，抛弃杂念，跟从先生修身养性，一意向道。若有背弃，天地不容！”

五人异口同声：“先圣、先师在上，弟子愿投鬼谷先生门下，拜先生为师。自今日始，抛弃杂念，跟从先生修身养性，一意向道。若有背弃，天地不容！”

童子面对鬼谷子，朗声道：“禀报先生，诸弟子誓毕！”

“先圣、先师在上，”鬼谷子朗声说道，“自今日始，山人王栩听从天命，继童子之后，再收留玉蝉儿、苏秦、张仪、孙宾、庞涓五人为弟子，敦促他们修身悟道，各成正果！”又扫诸人一眼，“诸位弟子，礼毕了，你们起来吧！”

五人谢过，改跪为坐。

鬼谷子逐个扫一眼，微微一笑：“你们拜师是为参悟大道，老朽问你们，什么是道？”

五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肯先说。

鬼谷子看向玉蝉儿：“蝉儿，你可知道？”

玉蝉儿拱手应道：“回先生的话，先圣老聃有言：‘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’先生所说之道，可是此否？”

“此为先圣所言，老朽问的是，你可知道？”

玉蝉儿摇头。

鬼谷子转向苏秦四人：“你们四人，谁能知道？”

张仪朗声应道：“回先生的话，道是混沌！”

鬼谷子微笑：“还有吗？”

“道是阴阳！”

鬼谷子又是一笑：“还有吗？”

张仪嘴巴张了几张，合上了。

庞涓眼珠儿一转，接道：“道是恍惚，是若有若无！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庞涓答不上来。

鬼谷子转问苏秦：“苏秦，你知道否？”

苏秦嗫嚅道：“弟……弟……弟子不……不知！”

鬼谷子再看孙宾：“孙宾，你可知道？”

孙宾摇头：“稟先生，弟子不知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鬼谷子笑道，“你们五人为道而来，却有三人不知什么是道，两人妄称知道，却也只知表皮，且拾人牙慧，非体悟所得！”

鬼谷子一番话说完，张仪、庞涓俱自僵了脸，垂下头去。

玉蝉儿抬头问道：“弟子愚笨，请先生开示！”

鬼谷子冲她一笑：“道乃天地玄机，万物终极之源，先圣称之为无。”

张仪不解地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道既是无，弟子又从何处感悟它呢？”

“问得好！”鬼谷子冲他点下头，“道虽是无，却能生有。万物皆由道生，此所谓先圣所言之‘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’之理。”

庞涓插嘴道：“请问先生，道既然是无，我们何处寻找它呢？如果寻找不到，又如何感悟它呢？”

“问得好！”鬼谷子亦冲他点头，“宋人东郭子遇到庄子，东郭子

说：“请问先生，道在哪儿？”庄子说：“道无处不在。”东郭子说：“你说个实处来。”庄子指着一群蝼蚁说：“道在这儿。”东郭子惊讶地说：“道怎会如此卑微呢？”庄子指着旁边的杂草说：“也在这儿。”东郭子正在惊异，庄子指着旁边的瓦砾道：“这儿也是。”东郭子难以置信，抗辩说：“先生怎么越说越过分呢？”不待他的话音落地，庄子就又指着旁边的一堆粪便说：“看，道在这儿！”

玉蝉儿恍然有悟：“先生是说，万物皆由道生，道亦在万物之中。万物无处不在，道亦无处不在，我们若要悟道，就要从感悟万物开始！”

“说得好！”鬼谷子赞道，“世间万物皆由道生。既为道生，内即有道，因而万事万物之理，亦为道之理。所谓悟道，就是修炼一双慧眼，经由此事之理，见出此道之理，再由此道之理，见出彼道之理，层层上推，终至见道。修炼越深，慧眼越锐，穿透力越强，距道亦就越近。”

庞涓不无兴奋地一拍大腿，朗声道：“先生，弟子知道了！”

庞涓这么快就已“悟道”，众人皆是一惊，诧异的目光纷纷射向他。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：“悟道可有四重境界，初为闻道，次为知道，再为见道，终为得道。昔日鲁人仲尼闻道，却不知其所以然，遂不辞劳苦，赴洛阳问道于先圣老聃。先圣论道三日，仲尼由是知道，悟人世之理，立儒家之言。由此可见，‘知道’二字，甚了不起！”

庞涓羞愧不已，脸上发烫，再次垂头。

孙宾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世间万物如此繁杂，弟子当从何处开始感悟？”

鬼谷子看向他：“问得好！依老朽的体悟，你们可从最乐于去做的事情开始。只有乐意去做，才能悟得深刻。说及此处，今日倒是机缘，你们可各述己志，选定你们喜爱的入道法门，为师也好因材施教，助你们早日悟道。”

苏秦四人面面相觑，似是没听明白。

鬼谷子看向玉蝉儿：“蝉儿，你先说！”

玉蝉儿脱口说道：“回先生的话，弟子诚愿由医入道，求先生成全！”

“甚好！”鬼谷子转对苏秦，“苏秦，你想由何入道？”

苏秦似乎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一下子怔了，沉默半晌，又口吃起来：

“弟……弟……弟……”

见他“弟”不出来了，鬼谷子打断他：“苏秦，你不必慌急，我这问你，你最想做的是什么？”

苏秦反倒更紧张了：“弟……弟……”

鬼谷子给他一笑，示意他放松下来：“慢慢想，你可有愿望？”

苏秦低头一阵，缓缓点头：“有……”

“说出来！”

张仪用肘子顶下他，轻声提醒道：“吟哪！”

苏秦却如没有听见：“弟子就……就……就想口……口……口若悬……悬……悬河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鬼谷子轻笑几声，点头，“是个不错的愿，你可由口舌之学入道！”

苏秦叩首：“谢……谢先生指……指点！”

鬼谷子望向张仪，目光征询。

张仪没有立即说出，反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何为口舌之学？”

“口舌之学就是开口闭口的学问！”

张仪愕然：“开口闭口也有学问？”

“凡事皆有学问。”

张仪略一沉思：“弟子嘴贫，愿从苏兄，由口舌之学入道！”

“好。”鬼谷子点头，转向孙宾，“孙宾，你想由何入道？”

孙宾不假思索：“兵学可否？”

“兵学亦是学，当然可以。”

庞涓大喜，亦忙说道：“先生，弟子愿从孙兄，由兵学入道！”

“甚好。”鬼谷子扫众弟子一眼，朗声道，“你们各抒己志，选定入道之门，老朽心中已是心中有数。天下学问各有偏倚，学到极处，俱与道通，此所谓殊途同归。学问为术，万术同归于道。医学、兵学、口舌之学，内中既有机巧之术，也有统御之道。术为道御，亦为道用。换言之，术是利器，道是根本。若是只学其中之术，不悟其中之道，终将祸及自身。”

庞涓听得愣了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先生是说，兵学也有术、道之分？”

“任何学问都有术、道之分。就兵学而言，用兵之术在于战胜，用兵之道在于息争。故善用兵者，并不好战。用兵之道，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，

在于化干戈为玉帛，以四两拨千钧。”

张仪急问：“请问先生，口舌之学呢？”

“口舌之术在于制人，口舌之道在于服心！”

“如何才能做到服心？”

“口为心之门户，心为神之门户，若能做到善言，就能直通心神，做到服心。”

“先生是说，只要能说会道，就能服心？”

“非也，能说会道不为善言！”

“何为善言？”

“善言者，言则口若悬河，旁征博引，可使人想所不欲想，行所不欲行；不言则神定如山，势若引弓之矢，可使人心神不安，如坠云雾中。此所谓不言即言，无声胜有声。”

张仪豁然开悟，点头道：“先生是说，所谓善言，就是知晓何时言，何时不言！”

“正是！”

“如何方能做到何时言，何时不言呢？”

“悟道。只要悟了道，就能控制口舌，做到何时言，何时不言！”

“乖乖，”张仪咂舌道，“口舌里面竟藏有这么大的学问，张仪服了！”

“张仪服了”几乎是张仪的标签，众人皆笑起来。

师徒几人问有答，又谈一时，不知不觉案上烛熄。童子转身欲点，鬼谷子朝他摆手，看向众人：“时辰不早了，你们各去歇息。老朽洞中有一书库，尚有少许存书，皆为先圣、先贤的悟道体验，你们可自行选读，慢慢参悟。”

五人叩首：“谢先生赐读！”

“蝉儿，”鬼谷子看向玉蝉儿，“此书库由你掌管，苏秦四人每日许借一次，每次许借一册，晨借暮还！”

玉蝉儿点头：“弟子受命！”

无数次的失望绝望，三个月的艰难煎熬，四人绕来转去，陡然间苦尽甘来，不仅成了鬼谷子的正式学徒，且又各遂心愿，整个过程就像是在做梦一般。

从草堂里出来，已是月明星稀。尽管各自喜出望外，四人却一反常态，一路无话，径直走向他们的草舍。即使是庞涓、张仪也是各自低了头。

这是因为，他们的耳边充满了鬼谷子的声音，也都在各自嚼咬鬼谷子说出的每一个字。

回到草舍，四人各进各的屋子。

苏秦走到榻前，正襟危坐，祭起近日所学，闭目静坐，鬼谷子的声音就如天边滚雷在他的耳边阵阵回响：“口舌之术在于制人，口舌之道在于服心……口为心之门户，心为神之门户，若能做到善言，就能直通心神，做到服心……善言者，言则口若悬河，旁征博引，可使人想所不欲想，行所不欲行；不言则神定如山，势若引弓之矢，可使人心神不安，如坠五里云雾中。此所谓不言即言，无声胜有声……只要悟了道，就能控制口舌，做到何时言，何时不言……”

苏秦正冥思间，门响了，张仪走进。

苏秦似是没有看见。

张仪就着月亮的辉光，寻了地方坐下。

苏秦依旧没有理他，闭目端坐。

张仪忍不住了，重重咳嗽一声：“苏兄……”

苏秦动了下，扭过来，睁眼看他。

“唉，”张仪轻叹一声，“今日之事，张仪真正服了！”

苏秦以为他要说出什么惊人之语，不想又是此话，遂闭上眼睛。

张仪走到榻上，扳过苏秦：“我说苏兄，听见没？”

苏秦点头：“听到了！”

张仪叹服道：“你说，先生这儿，”指下自己心窝，“有多深？”

苏秦望向他，没有说话。

“啧啧，”张仪咂舌道，“在下方才总算想明白了，先生他……嘴上赶我们下山，其实早就收下我们了，只是在故意折腾我们。如今想来，这番折腾，其实就是在教训我们，在琢磨我们成器啊！”

见他提到这个，苏秦也是有悟，盯住他道：“是哩！”

“值了！张仪此生竟能拜到这样的先生，值了，值了！”张仪感慨地握紧拳头，“此生值了！”

翌日晨起，鬼谷洞中，童子摸黑走在前面，苏秦四人紧跟于后。

鬼谷洞穴，洞中有洞，洞口偶尔还会现出一道帘子。

山洞七绕八拐，时宽时窄，时高时低，偶尔还要低头，就如走迷宫一般。

因是第一次进来，几人一路好奇。暗黑中，由于不熟悉地形，走在前面的苏秦额头被撞，哎哟一声揉起来。庞涓正在笑他，脚趾踢在一块石头上，也抱脚直哎哟。

正嬉闹间，前面亮堂起来，现出一支火把。

举火把的是玉蝉儿，穿一身白衣，婀娜多姿。一股幽香袭来，张仪下意识地深吸几下，眼睛都直了。

玉蝉儿站的地方是一个岩穴的洞口，身边有个木栅门，敞开着。苏秦、孙宾、庞涓就着光亮欣赏她身后的高大岩洞，只有张仪两眼直直地锁在玉蝉儿身上。

玉蝉儿指向洞口：“这儿是先生的藏书洞，你们各燃火把，自寻书去。记住，先生吩咐，你们只有一刻钟的选书时间，每人每日许借一册，日落时分归还。若是过时不还，三日内不可再借！”

苏秦、孙宾、庞涓接过童子递过来的松枝，就着玉蝉儿的火把点了，进栅门选书，只张仪动也不动地呆在那儿。

童子走过来，调侃他：“嘻嘻，二师弟，撞见鬼了？”

“哦哦哦，”张仪恍过神来，连“哦”几声以掩饰尴尬，“要做什么？”童子朝洞口努嘴。

张仪看向苏秦三人，赶忙接过童子递过来的松枝，走近玉蝉儿，手举松枝，两眼却盯住她看，松枝没有点在火炬上。

玉蝉儿扑哧一笑：“张师弟，你看在哪儿了？”

张仪尴尬：“我……”

“你只有一刻钟的选书时间，现在不足一刻了，过时不候！”玉蝉儿将手中火把塞给他，扯了童子一把，没入洞中。

张仪盯住她的背影，听着她的脚步声走远，方才入洞。

藏书洞连通着几个小洞穴，通风甚好。沿洞壁摆着许多木架，木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竹简。待到张仪进去时，庞涓已经翻到第五个书架，仍

然没寻到要找的书。孙宾驻足在第二个书架前。苏秦停在第一个架前，正在翻阅一卷竹简。过有一时，许是累了，苏秦坐下来，将竹简展开，就着火把，聚精会神地读起来。

张仪后来居上，动作麻利地翻过几个书架，在第六个书架前面赶上庞涓。庞涓展开一卷，似乎中意了，开始翻看。

张仪冲他看有一时，突然发话：“四师弟，寻到什么宝物了？”

“四师弟？”庞涓一怔，转过头来，盯住他。

“噢，”张仪故作惊讶，“不叫四师弟，该叫你什么？”

庞涓面现不悦：“之前怎么叫来着？是庞仁兄！”

“嘿嘿嘿，”张仪哂笑几声，“之前是个客套，四师弟竟然较真了！”

“我这……”庞涓略顿一下，缓缓道，“怎么称你？”

“当然是二师兄喽！”

庞涓眼珠子一转：“你哪年生的？”

“四师弟是要排年齿吗？还记得给大师兄磕头吗？”

“我这……”庞涓只得点头，“好好好，二师兄，庞涓认你了！”

张仪慢条斯理地拍拍他的肩膀：“辈分搁在这儿，不认能成吗？”

庞涓正待发话，洞中传来脚步声，紧接着是玉蝉儿的声音：“辰光到了，请拿书走人！”

苏秦、庞涓、孙宾各拿一书，依次走向洞口。

张仪没有寻到合适的书，急急慌慌地在书架上翻找。

玉蝉儿厉声：“张——仪？”刻意将两字之间的声音拖得特长。

张仪回望她，赔笑道：“师姐，我这……稍稍等一会儿！”

玉蝉儿进洞，从他手中拿过火把，冷冷地盯住他。

张仪做个苦脸：“师姐，求你了，就一小会儿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庞涓大笑几声，对玉蝉儿道，“师姐呀，我们可都看着你呢。”

张仪横他一眼：“姓庞的，乱插什么话，这儿没有你的事儿！”

玉蝉儿亦横他一眼：“也没有你的事儿了！”说着，拿火把赶他。

在玉蝉儿的火把驱赶下，在庞涓的哈哈长笑声中，张仪不无尴尬地抓起一册，逃出书洞。

山里的冬天，说来就来。接后几日，朔风呼呼刮来，天气说冷就冷了。四人搭建的草舍果如童子预言，户大招风，屋内寒冷刺骨，存不住一丝儿暖气。几人请来大师兄童子参谋，重新选址，一连忙活数日，将草舍重新搭过。

安居之后，四人一道下山，至宿胥口置办粮、油、盐等过冬用的一应物品，肩挑背扛，运入谷中，开始正式的“修道”生活。在大师兄童子的安排下，他们将一日时光切割成若干时段，或练拳，或打坐，或读书，或习琴，或对弈，或采集，或为炊，具体做什么，完全看当日天气，以阴阳之道调养生息，日出即起，日落而息，甚是规律。

洞中藏书甚是丰富，沿洞壁摆了许多木架，木架上放置着各式各样的竹筒。若是将它们装进牛车，只怕十车八车也拉不完。要想读完它们，莫说是三年五年，纵使十年二十年，只怕也难。因而，四人特别看重每日晨起的一刻钟选书时间，都想在这一刻钟内寻出特别适合自己的书，甚或宝书。

只有在此时，苏秦、张仪、孙宾、庞涓四人的差别才显现出来。苏秦没有读过多少书，那模样就如一个走进宝库的穷人，望着琳琅满目的各式珠宝，一下子晕了头，随便哪一本都是好书。张仪却是东挑西拣，似乎哪一本都不中意。庞涓一头扎进书堆里，只选有关兵法战阵的竹筒，寻到一本即如获至宝，揣进怀中就走。孙宾读书则另有选择，所选大多与兵或道有关。

对张仪而言，借书、还书的这一刻另有意义，那就是接近玉蝉儿。每逢此时，玉蝉儿总是尽职地站在门口，与他们见礼，看他们或选书或还书。只要这一刻过去，无论是谁待在洞里，她二话不说，虎起脸来就将他赶走。

张仪总是第一个进来，最后一个出去，且多数情况下是被玉蝉儿赶出去的。然而，莫说赶了，即使被她骂上几句，张仪也会感到全身舒泰，干什么都有劲儿。

时间过得甚快，四人每日借书、读书、还书，冬去春来夏至，不知不觉，已是半年有余。

某日黄昏，在草堂附近的一片幽林中，苏秦坐在一棵树下，背靠树干，

旁边放着一册竹简，闭目冥想。

树林暗下来，太阳落山了。

苏秦打个惊怔，睁眼，看看天色，冲树上喊道：“仪……仪弟？”
没有人应声。

这是一棵就坡斜长的大树，枝叶繁茂。苏秦抬头上望，见张仪就躺在树冠的枝叶里，拿竹简盖着脸，好像睡熟了。

苏秦站起来，仰起头，半吟半唱：“仪弟，日头落山了！”

张仪做个手势：“嘘——”

苏秦奇怪地看着他。

过有一时，张仪掀开竹简，合上，出溜下来。

苏秦没有理他，扭头走向鬼谷草堂。

张仪跟上几步，扯下苏秦衣角。

苏秦住步。

“咦，苏兄，你也不问问我？”张仪诧异道。

“问……问你什……什么？”

“问我方才在想什么呀？”

苏秦迟疑一下：“必是在……在想……想书里的事。”

张仪夸张地摇头：“不对！”

苏秦怔了：“不想书，你……能想什么？”

张仪压低声，激动地说：“想师姐！”

苏秦错愕。

“苏兄，你猜我想她什么了？”

苏秦越发糊涂了：“想……想人家什……什么了？”

张仪面色微红：“想她身上的那股香味儿！”

苏秦会意地笑了，扭头又走。

张仪跟上，扯他衣襟，一脸兴奋道：“苏兄，早上她……推我了！”

“推？”苏秦回头，一幅污浊画面瞬间在心头闪过。

“就是在书洞里，之前她是拿火把赶我的，可今儿她……是拿手推的！”张仪沉浸在自我陶醉中，“那手软绵绵的，那身香味……醉人哪！”

天色黑下来。